

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帝国绚烂的

外表掩盖不了它阴暗、残暴的原

型：冠冕堂皇、佩玉鸣銮的帝王将  
相庄严的容貌其实正是一次又一次

宫闱惊变、鸟尽弓藏的潜在写照。

# 雄帝 汉武

西苑出版社

【破  
解  
王  
朝  
权  
利  
斗  
争  
之  
谜】

温相◎著

【破解王朝权力斗争之谜】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雄图：破解王朝权力斗争之谜/温相著.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7.5

ISBN 978-7-80210-211-8

I. 帝… II. 温… III. 中国－古代史－通俗读物  
IV. K2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9510 号

### 帝国雄图：破解王朝权力斗争之谜

著 者 温 相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010-68214971 传 真：010-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 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199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 80210-211 8

定 价 25.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让历史告诉我们 ◎

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想法，试图透过史实梳理中国历代皇权政治斗争的来龙去脉，打造出一套既真实又通俗的历朝宫闱惊变的系列故事。今天，在西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的支持帮助下得以初步实现。

现在的这本《帝国雄图——破解王朝权力斗争之谜》实际是我的皇权政治斗争系列故事的第一部《帝国惊变》中的一本。稍后，《清代皇族政治斗争史》、《元代皇族政治斗争史》、《辽金夏皇族政治斗争史》都将陆续推出。《帝国雄图——破解王朝权力斗争之谜》在这个系列中所扮演的是抛砖引玉、承前启后的角色。

前面说过，这套书是准备讲述历史故事的。所以，不在这个系列中的任何一本书里面进行公式化的说教，更不准备罗列种种政治概念、名词。而是用历史事实来阐明内涵，说得直白些就是：让历史告诉我们历史真相！

一部《三国演义》让我们读了几百年，而且还有继续读下去的理由。它的核心不就是在于艺术地再现了皇权斗争的一段历程吗？但是，“演义”毕竟有很多艺术的加工、有很多作者的好恶，人们还不可能完全通过“演义”来真实地了解历史上皇权政治斗争的真相。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给大家明白无误地提供皇权斗争的总体经历的平台，这也就是《帝国雄图——破解王朝权力斗争之谜》及其续篇出笼的根源所在。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前后一共存在了十几个王朝、数十个帝国，内中涌现的帝王将相更是不计其数。而他们征战忙碌的一生其



实都是为了一个主题在奋斗，那就是皇权政治。但是，中国的帝王们在建立、发展、巩固、完善皇权政治方面显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封建帝王要不断地和宰相斗、不断地和诸侯斗、不断地和外敌斗，甚至不惜和自己扶植起来的鹰犬斗。他们内斗的方式和手段也因帝王自身的背景、经历、经验和素质而大相迥异。有的像汉武帝那样通过高压手段折服对手，有的则像汉光武帝那样通过“宽柔”的办法让功臣们退避，当然更有的是像朱元璋、朱棣父子那样通过公开地杀戮来达到全面征服的目的。皇权政治越发展到后期，手段也就越加多样化、复杂化、暴露化。一时间可谓花样翻新、“多姿多彩”。这些活生生的政坛往事、宫闱秘闻比起演义、小说更具传奇色彩。而为数不少的被官修本的史书上吹捧的“雄才伟略”、“天之骄子”的帝王将相们到底在这一场又一场的争斗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着什么样的“出色”的表演呢？《帝国雄图——破解王朝权力斗争之谜》及其系列将对其给予正面的解答，也让我们一起聆听历史的正确的回音，注视历史如何无情地剥下他们的政治画皮。

《帝国雄图——破解王朝权力斗争之谜》及其系列不是为了在书中津津乐道帝王将相的政治杀戮史，也不准备让宫廷内外的尔虞我诈成为流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主流，而是借助这些故事更为具体地告诉大家皇权政治的真面孔，切实地感受皇权政治、封建主义带给民族的灾难。当然，因为作者的水平有限，内中也必然会有浅陋不足之处，还希望大家给予批评和指正。

作者

2007年3月

# 目

# 录

## 秦汉风云 (前 221 年至 220 年)

秦始皇一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可是，“铁桶江山”还不到十年的光景已经危机四伏。嬴政死后，四方豪杰并起，掀起了中国封建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就在陈胜、吴广的带动下，原本蛰伏在各地的六国贵族的后裔们也悄然出洞，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如项羽很快与出身贫寒的流氓无产者刘邦等人打得火热，在颠覆秦帝国这一共同战线上结成了政治同盟的关系。然而，好景不长，秦国一旦灭亡，昔日的战友很快变成“鸿门宴”上的政敌，项羽与刘邦一争雄长的斗争揭开了为期四年的“楚汉之争”，我们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 |                    |    |
|--------------------|----|
| ◎ “鸿门宴”余波：项羽与范增的决裂 | 2  |
| ◎ 刘邦清洗韩信的历史迷雾      | 5  |
| ◎ 钩弋夫人被杀之谜         | 8  |
| ◎ 汉武帝蹂躏宰相          | 14 |
| ◎ 刘秀版的“功臣政治”       | 20 |

## 割据风流 (220 年至 581 年)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兄弟的振臂一呼，让腐朽透顶的东汉王朝行将就木，而暗流涌动的天下枭雄一道奏响了诸侯割据、称王称霸的序曲。“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只问目的、不计手段的空前的“缺德”的时代。司马炎结束了“三国鼎立”，可也没有给后世带来安享和平的预兆。



他死后不久，国家再度陷入混乱，“五胡十六国”之后出现的南北对峙实际是“三国”的翻版，和“三国”相比，这一时期缺少了刘备、诸葛亮、曹操、孙权那样的英雄兼幽默，反倒增加了无耻和阴险。在这片复杂、繁杂的历史的天空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流星闪烁，也有烟尘弥漫。

- ◎ 隐藏在《隆中对》里的绝杀 ..... 30
- ◎ 孙权用人 ..... 42
- ◎ 刘宋帝国之同室操戈 ..... 46
- ◎ “佛国子孙”无一善终 ..... 52

## ● 两宋往事（960年至1279年）

隋朝统一了南北，虽然昙花一现般地覆灭，却给作为中国封建史的顶峰之作——唐朝的建立、发展铺平了道路。唐末的流毒、五代的荒唐都在周世宗的爱将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中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黄袍加身”的宋太祖亲手创建的两宋（北宋、南宋）在中国封建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既不同于唐朝那样内修国政、外事征伐，也不同于明朝那样高度集权、乾纲独断。它在不断示弱于外的同时也在平心静气地对待内部的纷争。“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一句“宋鼻涕”形象、生动地刻画出宋代的皇权政治的基本特色。

- ◎ “斧声烛影”：宋太祖死因探秘 ..... 56
- ◎ 宋朝的“大礼议” ..... 78
- ◎ 贺兰飞血：党项王朝宫闱惊变 ..... 82

## ◎ 明代杂谈（1368年至1644年）

从“怒发冲冠”到“家祭无忘告乃翁”，从北宋到南宋，几代志士仁人的心血凝结的希望、迸发出的北伐一统的决心都在稍后的蒙古铁骑南下途中彻底破灭了。蒙元完成了辽、金、夏都未能完成的心愿，终于以大一统王朝的面孔君临天下。可是，胜利来得虽然艰难可也容易的蒙古骑士没有放下他们高傲的马鞭，他们以为可以马背得天下，也可以马背治天下。就在成吉思汗的子孙忘乎所以之际，安徽凤阳的一位不知具体姓名的老实巴交的农名生下的儿子朱元璋从皇觉寺走了出来。

- |                    |     |
|--------------------|-----|
| ◎ “走狗先烹”：朱元璋屠戮功臣始末 | 88  |
| ◎ 虎父无犬子            | 100 |
| ◎ 明代锦衣卫一瞥          | 103 |
| ◎ 龙蛇争霸：明成祖靖难风云录    | 106 |
| ◎ 夹缝中的浮沉：明仁宗朱高炽    | 138 |
| ◎ 鹰犬变脸：从土木之变到曹石之变  | 143 |
| ◎ 李自成何以功败垂成        | 154 |
| ◎ 南明与南宋            | 158 |

## ◎ 清官喋血（1644年至1911年）

明清易代，既有农民领袖的悲歌，也有叛将的嘶鸣。清王朝建立在这样一个废墟上，它的开创者显然没有沉湎于皇权斗争的内讧，而是很快整合内部精锐力量一举对外，在较长的时间里完成了一统天下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项浩大的政治工程里，出现了



一批诸如康熙、雍正等“优秀”的“工程师”，也出现了像乾隆这类出色的“败家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俗语却给太平天国的风起云涌做好了注脚。

◎ 重温山海关大战	164
◎ “三姓家奴”王辅臣	172
◎ 清朝早期皇族内部斗争史	180
◎ 努尔哈赤赐死大妃阿巴亥	190
◎ 朱三太子奇案	196
◎ 政治钢丝上的绝响：记“十三阿哥”允祥	199
◎ 乾隆整垮张廷玉	206
◎ 乾隆、沈德潜缘何反目成仇	209
◎ 太上皇帝第一人	212
◎ 一部《论语》倾天下：和珅小记	218
◎ 李秀成诈降曾国藩	223
◎ 后记	229
◎ 参考书目	231

# 秦汉风云

(前 221 年至 220 年)

---

秦始皇一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可是，“铁桶江山”还不到十年的光景已经危机四伏。嬴政死后，四方豪杰并起，掀起了中国封建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就在陈胜、吴广的带动下，原本蛰伏在各地的六国贵族的后裔们也悄然出洞，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如项羽很快与出身贫寒的流氓无产者刘邦等人打得火热，在颠覆秦帝国这一共同战线中结成了政治同盟的关系。然而，好景不长，秦国一旦灭亡，昔日的战友很快变成“鸿门宴”上的政敌，项羽与刘邦一争雄长的斗争揭开了为期四年的“楚汉之争”，我们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



# “鸿门宴”余波： 项羽与范增的决裂



汉高祖刘邦

刘邦之所以能有天下，实在得力于项羽的弱势，而项羽何以从强到弱，从帝王到走卒呢？“‘鸿门宴’余波”或许能告诉你在皇权斗争中，帝王与宰辅之间的共性与异性。

范增是最早建议立楚怀王的后裔为“反秦盟军”最高统帅的。在项梁时代，范增就已经是项梁、项羽叔侄的谋主，等到项梁死后，他的地位进一步上升。鸿门宴中，范增本来建议项羽除掉刘邦，但是，项羽始终没有动手，范增就让项庄出面，这叫“借刀杀人”。这种做法最大的受益人就是项羽，而且是里子面子都得益处。为什么这样说呢？论政治原理，除掉刘邦，等于蹚平了项羽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论政治声誉，并不是项羽主动下令杀掉刘邦的，而凶手是项庄。此后，项羽完全可以把

罪责推到项庄身上，当然你也可以说实际上也是项羽指使项庄去杀刘邦的，但是，证据呢？显然没有。唯一有力的证据就是项庄是项羽的亲属，那么，请问项伯又是谁的亲属呢？

范增请项庄出面透露了他的绝大的苦心孤诣，一切都是从维护项羽的政治利益出发，如果把这次事件说成项羽和范增最后决裂的开端，未免牵强一些。鸿门宴之所以不成功，一则主要在于项羽不想杀刘邦，为何不想杀，可能也有舆论上的考虑，义帝以“先入关中者为王”作为号召，刘邦率先杀入秦都，如果无罪被杀，对于天下总是交代不过去的，这是项羽的妇人之仁。同样的事要是放在朱元璋这样的人身上，一定是先杀了再说。还有一个原因是项羽轻视刘邦，项羽不相信就这么一个刘邦能够和他争夺天下，这也是这位年轻的霸主成名太早、境遇太顺、经历太浅的缘故。至于范增所言：“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若认为这番话是当着众人的面指责项羽的，能够提供的论据实在不足，而且，范增这里说的竖子指的是项庄，而非项羽。

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鸿门宴之后，项羽逐渐发现刘邦是潜在的劲敌，才希望遏制他，以后希望消灭他，消灭不了的时候就希望不要再看见他。在这点上，范增早就有了预见，这是范增高明的地方。刘邦夸奖自己的汉三杰，其实，范增的鸿门宴一策如果得逞，汉有三十杰又管何用？倘若一定要说范增的失误，那就是范增以项羽阵营第二号人物的身份和眼光，居然没有发现韩信是一个人才，至少没有像萧何那样力荐韩信，这不能不说这是范增的疏漏，而萧何之于刘邦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此。

项羽的失败千百年以来都得到后人的同情，实在是因为项羽败得太惨也太窝囊。自古就有刘邦百败而垓下一胜的说法，可见，刘邦和项羽交锋以来，鲜有胜利的时候，最后的战争如果没有韩信、彭越的加入，三国灭楚，项羽也不至于死得那么之快，也因此杜牧才有“卷土重来未



可知”的感叹。项羽的失败要从他自己身上找原因，关于这一点，陈平、刘邦以后的总结里面说得很清楚，也很到位：妇人之仁、刚愎自用，最终毁了这位英雄。

回头我们再看看项羽为何与范增始乱终弃？一个原因是陈平离间的效果，另一个原因是项羽的一时糊涂。项羽为人没有刘邦那么有城府，也没有刘邦那么歹毒，这也是多年以来博取同情的一个因素，他对范增的怀疑就是一时的冲动，项羽性格上的这个弱点是被陈平看得很清楚的，否则以陈平那样的智商也不会玩那么低级的一个把戏，这就像皇太极师法蒋干盗书玩弄崇祯一样道理。对付什么样的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付项羽这样喜欢拍案而起的胆汁质的人就要用这样的手段。倒是范增看得很明白，范增求去最大的因素不是他没有能力识别和帮助项羽识破这种低级的阴谋，而是他看透了项羽最终不是刘邦的对手，与其以后玉石俱焚，不如给自己留个总结历史教训的机会。可是，范增和项羽感情太深，他对于项羽所倾注的心血也太多，就这么一个低劣的把戏就把他们形同父子的关系给破坏了，这次范增输得实在憋气，正是这么憋气硬把范增给气死了，所以，范增也是窝囊死的。

我不同意项羽和范增的决裂是由于两人的权力内斗形成的多年矛盾积累的结果，因为，范增去后不久，大将钟离昧就向项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项羽随即也翻然醒悟，假如项羽是借机解除范增的权力或者项、范之间权力斗争久已不决，钟离昧自然不敢就此表态。再者，项羽也没有必要表示对范增的惋惜。倒是因此可以看出来，项羽一时疏忽中了陈平之计，而后也有所明白，只不过此刻已然晚了。

宋朝文人责备范增不去劝阻项羽杀害义帝，不去劝阻项羽杀害秦王子婴，不去劝阻项羽焚烧阿房宫，可是，他们忘了一点，范增在鸿门宴上的计策只要成功，以后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对项羽有巨大威胁了，仅此一点来说，苏东坡称范增是人杰的全部含义都在于此了。

# 刘邦清洗韩信的 历史迷雾



汉高祖刘邦

刘邦踩着秦王朝废墟上的废瓦残石亲手建立起汉朝的大厦，在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思考着一个后来被历代统治者都视为圭臬的话题——皇权的确立……

刘邦之杀韩信向为天下所诟病，但是，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审视这段往事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历史的悖论之中。

韩信虽然经过刘邦头号管家萧何的推荐成为刘邦军事上的第一助手，可是，刘邦始终对韩信存有戒心。这点特别是在韩信自立为齐王时更加明显，刘邦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要不是机智者如张良、陈平及时地制止了刘邦的潜台词，汉王可能还要继续

发泄他的不满呢。

韩信的功满天下，无人出其右者，自从拜将以来，“首建大策，起汉中，定三秦”，“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适时，韩信顾左则楚，顾右则汉。刘邦、项羽两个人的命都捏在韩信的手掌之中，所以，蒯彻才竭力说动韩信三分天下，而且，也无须假设，只要韩信愿意，立刻可以成为现实。这也正是刘邦极度猜忌韩信的地方，虽则韩信没有听从蒯彻之言，但“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的事实却始终是刘邦的重大心病。

可以说，韩信非死于建功，而死于邀功；非死于当时，而死于历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刘邦看来，韩信本不过是一个“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话不用”的小卒，仅仅凭借萧何的一面之词，刘邦用之为大将，其时，韩信于刘邦既无微细之亲，也无尺寸之功。刘邦冒着被故旧责难等诸多政治风险提拔韩信，以刘邦的眼光，可谓对得起韩信了。没有刘邦的越级使用，韩信怎么会“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而名高天下呢？然而，刘邦几次陷于歧路时，韩信的表现并不是异常积极，从自立齐王到固陵邀击，几乎都是在刘邦一再妥协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给刘邦面子。韩信虽封齐王，可是和刘邦的君臣之分已经内定，这也是韩信尽管可以三分天下遂蒯彻之计但终不能济事的主要原因，一人三叛，何以自存？

韩信做得最明显的就是固陵一事，不仅是韩信，彭越取祸也在于此，当时，楚汉之争进入决胜阶段，刘邦请韩信、彭越出兵，而二人不至，原因是实



韩信



惠太少，刘邦采用张良的办法，“取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于是，韩信、彭越都如约而来。刘邦虽定大事，心实恨之，司马光说：“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这是实话。所以，一旦结束战事，立刻迁徙韩信至楚，夺其兵权。此时韩信尚未觉察，而最臭的事则是在徙封淮阴侯之后，韩信已经手无寸铁还在刘邦面前自矜其能，说什么“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臣多多而益善耳”之类的昏话，樊哙以刘邦至亲跪迎韩信，而韩信居然说：“生乃与哙等为伍。”这种话传到刘邦、吕后的耳朵里是什么结果想来连傻子都知道了。

陈豨谋乱之前曾经在韩信的府邸中盘桓。史书上说韩信对陈豨说：“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这件事虽然多见于包括太史公和司马温公（司马光）所著的信史之中，但是，却未必可信，其实就太史公本人也不相信，他在评论中指出：“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这是曲笔，实际等于说韩信不满有则，而谋反则无，也之所以，司马光才有“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的回应。可见，史家从来就不相信韩信的所谓谋反说。而从刘邦得知韩信之死的表情“且喜且怜之”和听任蒯彻请葬也就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尽管韩信没有坐实谋反的罪名，虽然刘邦忘恩负义，虽然吕后心狠手辣，虽然萧何出卖朋友，可韩信自身并不是没有取死之过。正如司马光所言：“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韩信过于留恋自己过去的历史、过于看重自己所建立的殊勋、过于轻视残酷的现实，以君子的态度要求已经取得胜利的刘邦，实在是难为刘邦了。难怪司马光说“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哉”！而刘邦以卢绾、审食其那样的奴才水准苛求韩信也同样是难为韩信，君臣或都不自觉地走进了历史的怪圈，而后此类悲剧循环上演，终古不绝。

# 钩弋夫人被杀之谜



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是贵公子出身，他即位的前后，汉朝已经从异性诸王和皇室内部的种种惊变斗争的噩梦中逐渐醒来，然而，这位执掌汉家江山最久的皇帝并没有停止和他先祖刘邦一样的思索，而且很快这种思索变成一种更为锋利的政治屠刀……

汉武帝在杀掉钩弋夫人之后曾经有这样一句解读：“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深远的。这不是出自一个普通的历史评论家之口，而是出自一个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之口，而且，这也不是托词，而是一定意义上的政治格言。

我们看待历史人物的行为和思想不能脱离他们当时所处的背景，也不能简单地苛责他们的局限性。汉武帝说出这番话不是没有理由的。